

養
一
齋
詩
話

餐一齋詩話卷三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危太樸初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手采或問於虞道園曰太樸事業當如何答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知也必求其人其余闕乎吾於其文字見之道園之知人如此然道園作范德機詩序云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宏豫章揭曼碩及予詩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予爲漢庭老吏揭聞此序大不悅遂往臨川訪道

園言及此事道園曰非吾之言乃中州人士之言且亦
天下之通論也揭傒然卽席辭別後寄以詩云奎章分
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爲道園發也然則所謂其
詞多誇者非獨太樸爲然道園實自犯之大抵文人相
輕自昔有然以此招謗取禍者不可枚舉況求事業耶
如虞揭之相得末路猶致此文士結習良不易除可以
戒矣

人以杏花城郭青旗雨燕子樓臺玉笛風翡翠飛來春
雨歇麝香眠處落花多萬點愁心飛絮影五更殘夢賣

花聲爲元詩之佳者而元詩信不足重矣不知霜氣隔
蓬纔數尺斗杓插地已三更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
廬夜屬櫟松杉繞屋清宵響雷雨懸厓白晝陰亦元詩
也道園與礪可以晚唐概之乎人若常常孳孳學古錄
可安步而入老杜之門矣與礪諸體清蒼長律亦杜之
正傳羽翼道園頗無愧色

今人喜讀雁門集然才極清發而骨不堅重尙非吳淵
穎敵手況道園哉道園寄詩云玉堂蕭爽地思爾佩珊
珊嗟賞其才調而下語有分寸如此

趙虞並稱趙音節純似唐人而無真氣殊不耐咀味故
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竟朝周自言之自蹈之氣焉
得激昂哉

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即十歲未知學
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柰何
此等筆力元一代惟道園能之大家本色本領在此吳
淵穎研鍊老重而能密不能疏能華不能樸以此遜道
園矣

道園以質直之氣行於爭尚綺靡之時故能矯然獨出

其詩絕句不如律詩律詩不如古體蓋質直者與古體
爲近也四言詩亦雅而質未能追蹤曹氏父子要不染
潘陸習氣信乎其爲一代之雄也七律如三日新春三
日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
天姝氣粗筆縱頗非雅音然類此者亦鮮矣

道園詩乍觀無可喜細讀之氣蒼格迥真不可及其妙
總由一質字生出質字之妙胚胎於漢人涵泳於老杜
師法最的故其長篇鋪放處雖時仿東坡而不似東坡
之疏快無餘地老勁斬絕又似山谷而肯安排用人力

虞質直近天機等級亦易明耳

余於宋詩取梅聖俞之澹於元詩取虞伯生之質以爲風雅遺意

伯生詩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碍眠水花看晚淨風葉識天寒大似梅聖俞蓋質樸者亦能爲澹泊之音也

伯生詩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是南宋人體矣然胸無實得者萬難下此語也

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道園詩未

嘗廢氣勢詞采而了無致飾悅人之意最爲今人上藥
惜肯學其詩者希耳夫道園之在元猶遺山之在金皆
大宗也而後人學遺山者多學道園者少豈以其精神
渾質藏而不露故耶然用此知道園高於遺山矣

元人爭尚工麗然亦有質樸與道園相近者岑安卿靜
能是也畧錄其數首於此田園日蕪穢衰邁不自治童
僕肆疏嬾子孫習娛嬉良苗雜稂莠瓜瓞纏蒺藜草深
狐兔聚水積蛙蚓滋念茲每獨往邈焉起遐思世事亦
如此重令我心悲石燕拂雲杪河魚落檐前天公半月

雨下土舒憂煎稿壤蚓發唱素壁蝸流涎禾蔬鬱佳秀
樂彼園與田既無漚壑虞體受期歸全插架有遺軸足
以消餘年羣耕斥園地此計誠迂疏種瓜春夏交幸不
致荒蕪青丸熟秋實漲水爲漂如大災世難測詎敢尤
耒耨農家刈秔稻我乃憂空虛遠思韋蘇州不如坐觀
書雨下山雲黑雨收山月明涼風蚊蚋散沾水蚓蛙鳴
露頂中庭坐披衣曲砌行遙憐荷戈士觸熱入占城越
客半年住閩溪千里流山高不礙夢日暮易爲愁兄弟
終相憶鄉關非所憂何當先隴側同埋釣魚舟梅花落

盡五更雨清曉捲簾庭草新身世百年吾獨老乾坤一
氣物皆春牀頭酒熟堪留客夢後詩成覺有神更欲東
皋共舒嘯醉來隨意脫烏巾東山景物吾州稀蓮宮瓊
粲浮春暉過湖人騎白雪馬待客僧立青苔磯花邊舉
杯酒一斗石上解衣松十圍最愛東岡老禪伯夜窗爲
我談元機靜能隱居樂道人品甚高故其詩質而無飾
如此雖未逮道園之渾健亦元人之特立者靜能又有
句云爲言立仗馬何似忘機鷗抗志不出之故觀此而
明其時勢亦可知矣

明季黃陶菴先生道德忠節一代偉人古文如諸葛公
論衛青論范增論夏侯元論科舉論卓然鴻篇幾可爭
勝熙甫制義與陳曰子齊名詩名則不逮臥子然其詩
骨幹堅直氣象深博王李鍾譚餘習滿除殆盡臥子未
能踞其上也和陶詩數十首雖與陶不似而胎源實在
兩晉七古五律具體少陵不掩本質曩讀明史本傳慕
其爲人觀其集亦愛不釋手謹錄數詩於此以志嚮往
咏史云汜水據帝圖功高意已怠患此爭功人而難盡
蘓醢草草叔孫生彌縫雜鄙猥遂令鞅斯毒流漫互干

載漢在井田亡漢亡族誅在卓哉兩魯生抱經竄山海
季子過洛陽買臣還會稽當時路人心盡是嫂與妻勢
利散滄源陰謀生禍梯達心亮先見寡識至今逃上蔡
犬可牽牽之若龍驪華亭鶴可聽聽之若天雞高岡至
神鳳此跡曠千年明穆豈不合要非彼所賢伯鸞初處
室耕織詠遺篇容裔來上京逍遙觀八埏道消謝尼父
心結求魯連避地固知幾賃舂亦中權五噫滿天地散
入皋亭烟野人歎云野人歎息王師勞秦賊楚賊如蝟
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昨聞死賊劫財

貨分與官軍作賄賂亂斫民頭掛高樹黎明視賊賊已
去野人歎息年多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飛蝗引子來蔽
天辛苦將身事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但搖
手歸逢吏胥狹路邊軟裘快馬行索錢野人歎息朝無
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召對九官默篋中腰下皆黃
銀不知何人理陰陽頻年日食四海荒我欲上書詆朝
士又恐人呼妄男子野人歎息江南苦游手奸民勇虓
虎跳向湖心作羣盜公然持兵劫官府四海已有微風
搖鼎魚幕燕防焚燬城中富兒不憂恤邨童名倡留上

客謁于忠肅公祠堂云澶淵非禍宋代則本安劉力竭
山河在功成骨肉憂章銜冤血碧江挾怒潮流雪涕荒
祠下乾坤正可愁過廣信關鉛山寇警云十年關陝亂
江表不聞兵稅急農臣苦年荒米賊生斧柯誰在手牛
犢漫多驚失涕蒼生內何時見太平舟夜云大風搖獨
夜遠夢斷孤舟不盡江濤涌分明此際愁長身艱負米
柔翰想封侯掩盡窮途涕無端更一流結志剛凝感時
悱惻風人正軌于是乎在言者心聲不可以僞爲也其
詩有云吾觀道與文不啻分主客永言思無邪性情有

真宅信乎得詩之本原者矣

明詩不可以輕心抑之也明開基詩吾深畏一人焉曰
劉誠意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誠意之詩
蒼深亭林之詩堅實皆非以詩爲詩者而其詩境直黃
河太華之高闊也首尾兩家誰與抗手抑明詩者盍自
較其所作乎

吾學詩數十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
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爲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
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

質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質此修辭立
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爲詩
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爲文采所囿耳

或言詩貴質實近於腐木漚鼓之音不知此乃南宋之
質實而非漢魏之質實也南宋以語錄議論爲詩故質
實而多俚詞漢魏以性情時事爲詩故質實而有餘味
分辨不精概以質實爲病則淺者尙詞采高者講風神
皆詩道之外心有識者之所笑也

凡悅人者未有不欺人者也末世詩人求悅人而不恥

每欺人而不顧若事事以質實爲的則人事治矣若人
人之詩以質實爲的則人心治而人事亦漸可治矣詩
所以厚風俗者此也隋李諤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
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文筆日煩其政日亂此皆
不質實之過質則不悅人實則不欺人以此二字衡之
而天下詩集之可焚者亦衆矣

顏謝詩並稱謝詩更優於顏然謝則叛臣也顏生平不
喜見要人似有見地然荀亦松譏其外示寡求內懷奔
競干祿所進不知極已文人無行何足恃哉至於張華

附后助逆矯殺汝南王亮楚王瑋賈后欲擅廢太子潘岳爲之作書草陸機始附逆穎建春門之戰儼然與帝相距以春秋之法律之皆賊臣也豈獨文人無行而已沈約力贊梁武之篡及居齊王於巴陵又力贊殺之忍心至此賊臣之尤也范雪與沈約同謀沈佺期宋之問黨附逆后與潘岳無異數人皆博學高才詞苑之領袖顧得罪君父如此豈得以其能爲詩而貸之哉故予欲世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潘岳謝靈運沈約范雪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

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嚮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若論詩不講春秋之法是詩與春秋相戾詩之罪人矣可乎哉

王若虛曰宋人之詩雖大體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近歲諸公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又曰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不求是而求奇真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

而已矣此二則意議篤至可爲好持高論者之戒學詩者不可不書寅座隅

學古文者由歐蘇入而柳而韓則幾矣由韓而左國史漢則成矣此由淺入深由疏暢而結轡之漸也學詩亦然初學由七古入七古由蘇韓入發軔之地取其充暢闊遠不局才氣旣至是則必以陶韋王孟約之一切俗想俗格埽除殆盡乃入門庭而終以子美爲堂奧歸宿方與風騷漢魏有息息相通處雖予一家私言然較之小巧旁門與持高論而躡等者似不可同日語擇言之

卷三
一
君子或有取焉

一唱三嘆由於千鍾百鍊今人都以平澹爲易易知其未喫甘苦來也右丞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其難有十倍於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者到此境界乃自領之略早一步則成口頭語而非詩矣

蘇李錄別古詩十九首皆聖於詩者也然或篇章寂寥或姓名沈晦推尊雖允未厭人心兩漢以後必求詩聖得四人焉子建如文武文質適中陶公如夷惠獨開風教太白如伊呂氣舉一世子美如周孔統括千秋此論

本於古人而不盡本於古人書之以俟識者

香山與元九詩極多永壽寺中語一首如作家書如對客面語變漢魏之面貌而得其神理實不可以淺易目之者與寒食野望吟皆白詩之絕調也樂府以外此爲稱首矣

白傳五律有與少陵相似者有與王孟相似者有與義山相似者反覆按之則別具流利之機究與諸公似而不似李西涯自命具耳或擇白詩之僻者偶誦其一便知爲長慶集此神明過人後學不敢望

東坡謂白詩晚年極高妙或問之曰風生古木晴天雨
月照平沙夏夜霜余按此二語殊平淺非白詩之妙者
不解東坡何以賞之至於不知皇甫七池上興何如南
檐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松排山面千重翠月
點波心一顆珠無奈嬌癡三歲女纔腰啼哭覓銀魚彌
淺而俚矣學之必成卹巷盲詞不可不慎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侍兒扶起嬌無力
始是新承恩澤時此南北曲中猥褻語耳詞家不肯道
此而況詩哉然元之詩品又不逮白而連昌宮詞收場

用意實勝長恨歌艷長恨而亞連昌不知詩之體統者也寂寞古行宮二十字足賅連昌宮詞六百餘字尤爲妙境詩品至微之猶非浪得名也瞿宗吉謂長恨歌一百廿句讀者不厭其長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以二詩並稱非知詩者

詩最爭意格詞氣富健矣格不清高可作而不可示人格調清高矣意不精深可示人而不可傳遠有以論意格爲腐談者中其所短故耶

微之詩云潘岳悼亡猶費詞安仁悼亡詩誠不高潔然

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婁百事乖元九豈黔婁哉
也曾因夢送錢財直可配邨笛山歌耳至鶯鶯離思白
衣裳諸作後生習之敗行喪身詩將爲人之讐率天下
之人而禍詩者微之此類詩是也

歲寒堂詩話論張文昌律詩不如劉夢得杜牧之李義
山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處不亞王孟乃愧夢
得牧之義山哉其夜到漁家宿臨江驛二律與劉文房
餘干旅舍一作用韻同風韻亦同皆絕唱也

文昌藥看辰日合茶到卯時煎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

天絕似樂天大抵中唐人氣味往往相近然樂天勝微
之文昌勝仲初名雖相埒又當細求其分別與優劣處
乃非無星秤耳

文昌洛陽城內見秋風一絕七絕之絕境盛唐諸鉅手
到此者亦罕不獨樂府古澹足與盛唐爭衡也王新城
沈長洲數唐人七絕擅長者各四章獨遺此作沈於鄭
谷之楊子江頭亦盛稱之而不及此此猶以聲調論詩
也

楊仲宏論七言絕句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沈

確士謂盛唐人多與此合此皆臆說也絕句四語耳自當一氣直下魄裏完密三句爲主四句發之豈首二句便成無用邪此徒愛晚唐小巧議論止在末二句動人而於盛唐大家元氣渾淪之作未曾究心始有此等曲說確士轉謂盛唐多與此合旣不識盛唐而七絕之體亦將由此而破矣

寒林烟重暝栖鴉遠寺疏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數聲和月到山家此宋賊劉豫詩也清光鑑人詩竟不可以定人品耶元遺山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

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是說殊可
驚世

楊椒山大節卓然詩特附人以傳耳然相其格律字句
亦非無意於此事者如送王大宗伯考績云北斗光芒
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暗花含天入燕雲
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入座擁千官彤庭舊識
尙書履天下蒼生賴謝安此律與李子麟何異佳句若
野樹含烟迷寺迴晴山披雪倚雲明寒欺草榻涼如洗
風捲星河動欲流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況是葉飛初

卷三
風格不在後七子後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云秋
山無雲可無風朱新仲云兩可字義不同皆新而不怪
此宋人講字法之魔障也放翁山可一窗青亦此類也
周伯弼輯三體詩局小識短不足言方虛谷作序既不
滿之矣而所輯瀛奎律髓割裂門類其可笑更甚於伯
弼也近高江村續輯三體詩效尤無謂此如元遺山鼓
吹多收晚唐以爲入格亦非善本而瞿宗吉又欲續之
瞿書不成而明末人又有鼓吹新編之選顧茂倫選唐

詩英華亦專收七律好著述而少識力又何爲乎

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總爲浮雲能蔽日
長安不見使人愁運意不同各有境地何可軒輊瞿宗
吉曰太白憂君之念遠過鄉關之思善占地步可謂十
倍曹丕此頭巾氣又隔壁聽也

龍仁夫題琵琶亭云老大姮娥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
絃江心正好觀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議論極正然忘
却此婦本是歌妓出身直腐談耳白香山昭君詠曰漢
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

道不如宮裏時評者謂其惓惓舊主過前人遠甚然既已失身於匈奴卽眷念舊君何足貴哉此皆好爲中正之論而不揆其出處本末者也

退之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王侯將相念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高心勁氣千古無兩詩者心聲信不誣也同時惟東野之古骨可以相亞故終身推許不遺餘力雖柳子厚之詩尙不引爲知己況樂天夢得耶

趙子昂對元世祖詩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

元哀哉若人乃至於此其岳王墓詩南渡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旄南渡之君子昂何人而忍下此筆也
詩雖工亦不足述矣後人題子昂畫者率寓刺譏而詩
品亦有高下不可一例以爲工也如虞勝伯題子昂菴
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
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沈啟南題子昂畫馬云隅目
晶瑩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後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
蕃人買去騎史明古題子昂畫蘭云國香零落佩纒空
芳草青青合故宮誰道有人和淚寫託根無地怨東風

方良右題子昂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旗遠南國春深水
殿寒留得一枝烟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僧某題子昂
書淵明歸去來辭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襄裳宵逝望
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數詩中惟虞
君史君有忠厚之意餘悉雋而傷于刻矣沈啟南詩尤
欠老誠不類名宿語

凡作譏諷詩尤要蘊藉發露尖穎皆非詩人敦厚之教
如元人博浪沙云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銷
陳橋驛云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皆機警

有餘深厚不足余獨愛袁凱蘇李泣別圖云猶有交情
兩行淚西風吹土漢臣衣斧鉞寓於纏綿極耐尋諷高
出白燕詩百倍

義山譏漢武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意
無關係聰明語耳許丁卯則云聞有三山未知處茂陵
松柏滿西風雋不傷雅又足喚醒癡愚始皇墓云一種
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亦森竦而無發露痕也
文山致命後人名詠甚多獨吾郡君實丞相憑弔鮮佳
者惟元人林景熙一律云紫宸黃閣共龍船海氣昏昏

三
北
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
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禩
更無前第五句無深蘊落句亦落套然詞氣勃發足爲
大忠生色後無繼起得名者矣

對偶上下相稱最難戴石屏以塵世夢中夢對夕陽山
外山固不佳卽春水渡旁渡猶未盡致也然此等終不
需費力求之雖得一名聯又何足以盡詩妙哉五月天
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間折柳春色未曾看正月今欲
半陸渾花未開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帶甲滿天地

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萬壑樹參天千
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此數公之於律體
如大匠運斤成風如駿馬直下千丈何曾似石屏等之
瑣瑣刻畫哉此詩體高下大小之判入門者不可不審
劉改之送王簡卿詩云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
功名此邨夫子語耳辛稼軒目爲橫空盤硬語妥帖力
排奐乃宋人習氣以粗俗直率爲盤硬排奐者也

東坡詩云是處青山可埋骨放翁詩云青山是處可埋
骨子美詩云行人弓劍各在腰獻吉詩云弓箭行人各

在腰改者幾乎文理不順吾不知襲之何意改之又何意也

張光弼歌風臺詩起句世間快意寧有此亭長歸來作天子鳳洲長平坑起句世間怪事寧有此四十萬人同日死張詩奇特以創調耳鳳洲襲之雖嘔呷而乏風采矣大抵文章貴獨造也

前謂刺譏詩貴含蓄論異代事尤當如此臣子於其本朝直可絕口不作詩耳張祐虢國夫人詩却嫌脂粉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驪山詩平明每幸長生

殿不從金輿惟壽王唐人多犯此惡習商隱愛學杜詩
杜詩中豈有此等猖獗處或以祐此詩編入杜集中亦
不識黑白者

楊廉夫詩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鴻上錦筍別院三
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
勝剪春花又以楊妃襪爲詩題鞦韆杯爲詞題江南壇坫
蒸染殆遍洵詩之妖也然張士誠盡致吳中名士獨廉
夫不可聞其來吳使要於路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士
誠飲以元主所賜御酒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

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
士誠得詩遂不强留此詩殊有一往不可屈之氣廉夫
一生名節藉之以傳拈此爲集中壓卷其纖穠佻冶者
可略之而不必苛繩矣

楊廉夫題劉阮詩云兩壻原非薄倖即仙姬已識姓名
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下堂事本譌幻何須
作此莊語豈矯其平日纖穠佻冶之失而施之於無用
之地乎藉以喻其不事明祖之意耳此詩作如此看則
意味深長矣

養一齋詩話卷四

山陽潘德輿

彥輔

劉后邨云宋詩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方正學詩云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
却笑黃河似濁流天厯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
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李西涯則云宋人
於詩無所得宋詩深去唐却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
不可爲法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然轍之唐詩
亦門庭藩籬之間耳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

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似禪家小乘道家尸解以上諸說予皆以爲未的也唐詩大概主情故多寬裕和動之音宋詩大概主氣故多猛起奮末之音元詩大概主詞故多狄成滌濫之音元不逮宋宋不逮唐大彰明較著矣且唐之高出宋元者又有故唐一代以詩取士人好盡力其間故名家獨多多則風尚所漸被者遠雖未成家數不著姓氏者往往有一二詩足爲絕調宋元校士詩非所重雖名家皆以餘力爲之因此

名家較少於唐而不足成家者更不待言然則宋元之
遜於唐也一以詩所主者不同一以詩成名者較少故
耳后邨謂宋實勝唐阿其本朝固非實論正學謂宋詩
無匹而天歷大手仍不脫粗豪氣亦未免抑揚太偏卽
西涯謂宋去唐遠元去唐近又豈能自言其故哉使能
確言其故元去唐近何以不可法也且宋人如歐蘇陳
陸元人如虞揚范揭卽眞之唐人中豈易多得特以宋
元如此數公者太少故爲唐繼今必統一代而概謂之
非本色概謂之無所得何其不近情不達理至此楊用

修謂唐詩固多佳篇然如燕趙雖產佳人亦往往有疥
且痔者雜處其中語雖諧詼却屬平允之論學者大綱
自宜宗唐而宋元兩代亦何可薄明人大都鑽仰唐人
鄙宋元不足道所以音調勝宋人風格勝元人於唐人
又有形骸太似之病西涯所謂開卷視之宛若舊本細
味之求其流出肺肝卓然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屏明人
半犯此失耳

予又考劉后邨常云本朝文人多詩人少雖人各有集
集各有詩要之或負材力或尙理致或逞辯博文之有

韻者非古人之詩也此與宋詩不愧唐而且過之之說
大相逕庭矣吾故曰阿其本朝非實論也

宋人詩釀雪不成微有雨被風吹散卻爲晴明人詩薄
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明詩雖簡淡似唐人却不如宋
人之無數曲折而自成一體雅有勁骨此又見詩在真
氣宗唐者不盡是而宋人不盡非也

吳野人陋軒集沈歸愚選入國朝別裁朱竹宅則入明
詩綜猶晉宋書南史各有陶靖節傳也其詩字字入人
心腑殆天地元氣所結予專選一百餘首朝夕誦玩以

爲杜陶之真衣鉢猶恨竹垞歸愚知之不盡人以其窮
約而少之指爲山林一派豈知詩之根本者潘南邨意
境相似規模較狹非其敵也

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
十年歸聲律對偶無不諧此必距唐人甚近北周隨人
之作也尤西堂謂木蘭魏氏譙人代父從軍凱旋不受
爵煬帝知之欲納人宮遂自盡贈孝烈將軍則隨人也
若魏泰詩話謂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
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也按此詩

與子建所作豈有一毫相似處泰豈未覩子建詩耶徒以可汗二字作論疏陋甚矣

魏泰謂張籍白居易樂府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噫何其大而無當也文昌樂府古質深摯其才下於李杜一等此外更無人到樂天樂府則天弼自解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雖孔子復出刪詩亦不能廢予嘗謂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爲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若長恨歌琵琶行則不作可也泰徒以六朝隱約意思爲風騷遺響而不知樂天文

昌樂府之可貴此以皮毛相詩者

沈存中謂韓退之詩乃押韻之交雖健美富贍而格不
近詩呂惠卿謂詩正當如是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
此二說皆過也昌黎琴操高古絕特唐人無及之者古
詩崛而堅足爲李杜後勁其闢險之作則不可法存中
以其闢險之失概卻全集而惠卿矯之謂詩正當爾爾
其謬更甚於存中也蓋惠卿小人徒以言語好勝而不
顧其安必至如此

魏泰依倚曾布之勢卿非患苦推荆公爲孟子後一人

數稱章惇之長撰東軒筆錄碧雲騶譔巖正人士類不
齒然能知劉夢得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爲不曉文
章體裁失臣下事君之體且謂鄭畋終是聖明天子事
景陽宮井又何人命意稍似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亦
不足道非其詩學之深有此識力蓋數詩本非人心所
安也詩教自有正大門庭不入其門雖詞語新巧萬口
流傳不足當小人之一哂況有識者乎董宗伯畫禪室
隨筆乃取終是聖明二語爲文家善翻公案法夫不問
情理之正徒恃翻字訣爲行文祕要則文之魔障已矣

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
水聲二句林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然次句吾終不
甚喜河漢本一類與路字山字屬兩項者不對一也若
是黃河不在荆門卽是荆門尋常之水亦不得以河呼
之江以南率稱水爲江河以北率稱水爲河荆門距黃
河甚遠未必呼水爲河二也支河分漢水可也其聲則
必不可辨爲漢水之聲矣三也予豈必於無過中求有
過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以爲鬼詩或以爲明人童軒
詩然則傳之者亦不定其詞不必果足爲賞鑒矣

楊孟載詩柳色嫩于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
花青見萼輕雷驚筍碧抽尖半醉半醒花冉冉閑愁閒
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皆沿元
人之習詩之近於詞者也詩近于詞則似婦人女子作
矣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
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
又翻之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
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

荆公詩於事理較合然論項王亦未得要害處晚唐人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皆非要害不足爲
筆挾風霜曩一友持續范增論見示力駁長公說詞氣
袞袞可愛予謂之曰君作欲踏蘇文上誠屬有志愚意
羽大罪在弑君增甘心爲賊黨以此十二字作主增案
乃定蘇文亦不攻自破此似得其要害處也夫要害處
乃經史之大義大義與好議論自別作論史佳詩非深
於經法不可矣

沈啟南詠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

詠落花云萬物死生甯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語意渾然足以警世若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無任呼兄亦不來詠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常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詠濕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題既纖俗詩亦淺陋非名家所宜有啟南落花詩三十首警句無出予所引一聯之上者此一題作詩十首百首皆俗格啟南乃未解此

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又云古人惜分陰

念此使人懼進道觀化兩義並行而不相悖此真知六籍之蘊者若徒解作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只一石隱之流耳

李西涯謂古詩不可涉律調是也然謂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已移於流俗則不可解池塘句天然流出與明月照積雪天高秋月明同一妙境皆靈運所僅以此爲俗將以薄霄愧雲浮栖川忤淵沈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等拙句爲古耶紅藥句乃元暉作謂靈運亦誤元暉如紅藥句甚多頗含清韻不可以爲俗也如

老杜不通性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啣泥點澆琴
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雖大家亦有此俗句而西涯轉
謂與右丞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太白桃花流水杳
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同一淡遠之妙評語幽深令人
昏然如夢

宋人作七律多以瘦硬斬絕學杜豈知杜者如落花游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弈碁更爲後會知何處忽漫相逢是別筵魚吹細
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

卷四
紫點人衣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何其風
流自賞搖曳生姿豈專以枯筆畫松者

杜詩風簾自上鉤風江颯颯亂帆秋此非倒字乃筆力
高簡故也西涯云詩用倒字倒句乃覺勁健因效之曰
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論者曰非但得倒
字且得倒句此真詩人魔氣詩貴勁健乃筆力使然若
以字句顛倒求之必有首尾衡決者矣

詩不盡於句法初學好如此求詩因卽拈此示之偶與
兒輩談及元僧圓至詩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欲

求句法先準諸此便無直率雜湊病兒輩常憶此語予
笑曰此清矣未厚也如岑嘉州舟移城入樹錢仲文煙
火隔雲深一句凡幾轉折此乃句法之正傳耳然此厚
矣未化也子建明月照高樓陶公依依墟里烟斯入於
化以此求三百篇風旨不遠矣雖然化境非初學所知
正傳猶非初學所能仍於清者效之庶幾不致躐等不
謾岐途而可以馴致也

李西涯漸臺水樂府末句若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
瀾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意

西涯自謂用不字乃見高高瀾瀾無可奈何有餘不盡
意質之謝方石亦不能決予謂字法固當著功要之先
爭命意意之上者無間字法意之下者雖鍊字施百分
力終無入處惟意之次者須字法轉幹使道健耳此詩
末四句意本平平無論不字當字味皆不足則舍旃可
矣何必用精神於不必用者也西涯嘗自述其題扇詩
云楊風帆出江樹家邈邈在何處意到突機自流神自
遠何曾校算字法而後出羣哉其觀基三言曰勝與負
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此等率筆雖百般改字又何益

若謝方石者送人兄弟云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
都是春此直剝宋人雪詩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
總是春全句而味亦不足者也西涯詩中鉅公何亦傳
賞不置

詩與樂相爲表裏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詩爲六藝之樂
是專於詩韻求詩而使詩與樂混者也夫詩爲樂心而
詩實非樂若於作詩時便求樂聲則以未汨本而心不
一必至字字句句平側清濁亦相依仿而詩化爲詞矣
豈同時人服西涯詩獨具宮聲西涯遂卽以詩爲樂乎

西涯謂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
子美多用仄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超健回視純用平
字者便覺萎靡無生氣此卽趙秋谷聲調譜耳詩原不
可廢此而豈詩之本耶然西涯詩如童子無語對人間
實古詩之不合調者芳草晴烟已滿城一句中三用上
聲字又於聲調合耶唐人張喬詩起讀前秋轉海蒼亦
一句三上聲皆不合調

開闢以來原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天地此生惟故友
江湖何處不漁翁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

此皆廓而無當以皮殼爲詩者以西涯精詣而亦賞之
異矣然學詩之失戒廓則每入於纖纖亦不可不防也
如紅梅詩云錯認桃林誤放牛纖極矣西涯又賞之且
桃林地名非桃花林也桃林之放牛乃周王武功告成
時事與牧人何干由纖得誤直不堪一笑者而猶以爲
名句耶

錢思復西湖竹枝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妬蛾眉柳妬
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瞿宗吉和云昨
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腰願郎得似長江水日

日如期兩度湖二詩予以爲有唐人竹枝法解此方不是七絕方不是謠諺方不是市井語今人所傳竹枝門外漢耳

李義山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真類老杜江海三年別乾坤百戰場范晞文以此爲杜不知乃得杜之皮也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亦有杜意然從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脫換而出識者謂終是食而不化若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學杜而得其粗率者又開

宋人一派矣

隨州古近體清妙可與王孟埒若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落直摩少陵之壘又不止清妙而已蓋隨州開元間進士論詩必分時代當繁盛唐以文房爲中唐者誤也沈歸愚謂在大歷十子中尤誤

南唐張泌春晚謠云雨微微烟霏霏小庭半折紅薔薇
鉤簾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雁飛蕭關夢斷無尋處
萬疊春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憑窗時有流鶯語

春江雨云雨溟溟風冷冷老松瘦竹臨煙汀空江冷落
野雪重江卽鬼火微如星夜驚溪上漁人起滴瀝蓬聲
滿愁耳子規叫斷獨未眠罨岸春濤打船尾二詩字字
精潤可愛然大可闌入花間草堂詞選中矣固不解李
杜大境界卽義山牧之輩豪爽之氣亦無之也必有寄
人一絕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
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比之司空表聖故國春歸
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回孤枕猶是殘燈
照落花風流畧似其第二首倚柱尋思倍惆悵一場春

夢不分明則又鄙陋不成語矣洞庭阻風云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豈似詠洞庭者氣局之瑣可知若烟垂柳帶纖腰軟露滴花房怨臉明卽在詞中其品亦居下下

曹唐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固屬鬼詩然未若黃滔之冢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酌酒伍員來爲尤足笑也蓋晚唐醜態無所不備

魏晉六朝人詩率多前後沿襲雖爲唐人所祖然風氣

至唐而又一轉視前此之陳陳相因者有別矣如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則云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古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謝康樂則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元暉則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江文通則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子建詩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王正長則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則云昔辭秋未素今來歲載華子建詩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則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則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

水山一唱百和甫見於此旋見于彼望之無色咀之寡
味此如七發之後有七啟七命答客難之後有解嘲釋
誨等作轉相倣效了無心聲生氣盡矣六朝風氣類然
非有唐大手筆如有神巨刃摩天揚者何以起歷代
之衰爲風騷之繼也嘗謂人於詩文當自我作古偷古
固非擬古亦屬多事如自君之出矣乃徐偉長雜詩末
四句後人亦拈出相效豈有得意之筆仍是原詩思君
如流水無有窮已時爲天然流出耐人百讀耳杜子美
作樂府並不用漢魏舊題元相所謂不著心源傍古人

者後人之所宜法也

纔入維揚郡五律或云祖詠作或云鮑溶作縣宜清且
儉五律或云儲光羲作或云鄭谷作朝宴華堂暮未休
七律或云李羣玉作或云許渾作露濃烟重水萋萋七
律或云王建作或云溫庭筠作寂寞古行宮五絕或云
顧況作或云元稹作君恩已盡欲何歸七絕或云趙嘏
作或云孟遲作皆兩集并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此如
秦少游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牀月明船笛
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本是七絕放翁七律直以此

爲前四句殆秦集誤入耳若羅隱隴頭水詩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于濟則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或以二詩爲相襲亦非是人卽不善作詩未必有全首或數句相襲者于濟巫山高極佳固錚錚者而肯八句詩襲隱四句乎至於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維李嘉祐皆有之一則五言一則增二字爲七言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李白衛萬皆有之一則七絕一則七古然則唐詩時有一二句相襲者要之刻苦摹擬之

習較之六朝則漸少矣此唐人高出前代處也

范曄文論七律謂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吾甚不
喜其說如雲開星月浮山殿雨過風雷繞石壇山殿日
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
歌月上樓不過崢嶸其貌而已若一聲山鳥曙雲外萬
點水螢秋草中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雨
岸晚烟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不免有圓熟太過之
病況如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沈無計水東流昔年顧我
長青眼今日逢君盡白頭琴曲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忘

更尋方尤淺易不耐咀含放翁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
者自謂宗晚唐然翁閒居遣興七律時或似此雖圓密
穩順一時可喜而盛唐之氣魄中唐之情韻杳然盡矣
必求渾之名語惟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
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潮生水國蒹葭響
雨過山城橘柚疏稍能振作自成一隊而全篇又不盡
老成未能如五絕之夜戰桑乾北七絕之勞歌一曲解
行舟五律之紅葉晚蕭蕭全局俱動爲晚唐之翹秀也
大抵渾之絕句五律綽有家法若必推重其七律則久

將以熟套爲詩而無獨得之妙晞文轉謂渾之絕句是其所短怪矣

杜荀鶴詩品庸下詒事朱溫人品更屬可鄙其溪居叟云溪翁居處靜溪鳥入門飛早起釣魚去夜深乘月歸極有老氣然此詩前四句亦云僧景雲作殆未必出其手觀其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山川多少地郡邑幾何人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便是仙此時晴景愁於雨是處鶯聲苦似蟬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回頭不忍看

羸童一路行人我最窮等辭氣粗鄙亦云至矣除暮天
新雁起汀洲一絕外惟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高下
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數句月華星彩坐來收
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瓶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
流下前灘也不知二絕耳乃自編其集號以唐風又作
苦吟詩云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應無輟日死是
不吟時不亦夸而拙乎

司空表聖奇鄭都官幼慧許爲一代風騷主然觀其早

入諫院詩云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靜漏聲偷得
微吟閒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詩雖旖旎豈諫院中言
語風騷意旨未易窺尋也楊子江頭一絕今古流誦然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春風唱鷓鴣何不以此鷓鴣得名較之雨昏青草
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尤有風調耶遊子乍聞征
袖溼佳人纔唱翠眉低亦屬卑卑語與雪下文君酤酒
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烟開水國花期近雪滿長安酒價
高皆便於流俗之耳目無當於詩家之雅音其詠懷云

苦吟殊未補風騷自知者能自屈也

方干愛押來字韻如別墅云一池寒月逐潮來贈葉尊
師云有夜自攜星月來千峯榭云斜行沙鳥向池來南
亭云谿聲常送落花來惟別墅南亭二來字工然古今
來字佳句極多未易悉數擇其上者言之如太白之濤
白雪山來單于秋色來黃河之水天上來少陵之春帆
細雨來黃知橘柚來不盡長江滾滾來是何曲折氣象
可見詩不在下字押韻

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詩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氣近

體佳句如流水寒更澹虛窗深自明宿幌白雲影入窗
流水聲一徑入松下兩峯橫馬前壺觴對京口笑語落
揚州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頗得陶謝家法七言如
灤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一尊風月身無事
千里耕桑歲有秋微破宿雲猶度雁欲深烟柳已藏鴉
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燕坐涼娟娟野菊經秋澹
漠漠江湖帶雨渾大陂野水冬來淺對樹諸峯雪後寒
又七言絕句如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更狂解
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紅紗籠燭照斜橋複

觀飛顰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滿隄涼月一溪潮雲
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
醒還對紙牕明皆清深婉約得詩人之風旨謂其不能
詩者妄矣唐李文公勣人亦謂其能文不能詩其全集
詩止七首無一上乘語惟贈藥師僧云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霄水在瓶稍有清脫之氣若拜禹歌則奇詭
不可解詩文二途殆不可以相兼歟皇甫持正古詩則
略勁整較勝習之矣

晚唐於詩非勝境不可一味鑽仰亦不得一概抹殺予

嘗就其五七律名句摘取數十聯剖爲三等俾家塾後
生知所擇焉如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古戍落黃葉
浩然離故關孤雲與飛鳥千里片時間猿啼洞庭樹人
在水蘭舟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前邨深雪裏昨夜
一枝開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五言之上也如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秋風滿
關樹殘月隔河雞高窗雲外樹疏磬雨中山曙分林影
外春盡雨聲中亂離何處甚安穩到家無長疑卽見面
翻致久無書五言之次也如柳占三春色鶯偷百鳥聲

葉寒凋欲盡，泉冷落微通。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樹
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鉦聲。遠鐘
驚漏壓，微月被燈欺。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五言之
又次也。上者風力鬱盤，次者情思曲摯。又次者則筋骨
盡露矣。以此法更衡七律，如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
壺上翠微。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永憶江
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
葉雨聲來。七言之上也。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
有鶯啼。黃菊倚風邨酒熟，綠蒲低雨釣船歸。城臨戰壘

黃雲晚馬渡寒沙夕照微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
午晴初七言之次也如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
天涯回日樓臺井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薜荔惹烟簾
蟋蟀菱荷翳雨潏鴛鴦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
落花七言之又次也若羞多轉面語妬極定睛看怨魂
迷恐斷嬌喘細疑沈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
人香燭有光妨宿燕畫屏無睡待牽牛皆晚唐之最下
最傳者愛其輕靡從此問途則詩爲惡道必須將義山
之無題曹唐之大小遊仙溫李之錦檻洞戶等五排一

概汰除方有清淨基址而才人必好言此以爲風華韻
事蓋並晚唐之次乘兩等而亦無心審其分量遑問其
上焉者乎